

天下霸唱
原著

鬼吹灯

之 湘西疑陵

人点烛，鬼吹灯
探秘的路上，还有许多未知的传奇

天下霸唱◎原著
御定六壬◎改编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鬼吹灯

之湘西疑陵

天下霸唱◎原著
御定六壬◎改编



NLIC2970834016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鬼吹灯之湘西疑陵/天下霸唱原著;御定六壬改编.—北京:金城出版社,
2013.1

ISBN 978-7-5155-0667-8

I. ①鬼… II. ①天… ②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316766号

Copyright © 2013 GOLD WALL PRESS, CHINA

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**金城出版社**所有,未经合法许可,严禁任何方式使用。

鬼吹灯之湘西疑陵

作 者 天下霸唱
责任编辑 雷燕青
策划编辑 孙小波 宋亚荟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印 张 19
字 数 218千字
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书 号 ISBN 978-7-5155-0667-8
定 价 35.80元

出版发行 **金城出版社**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: 100013
发 行 部 (010)84254364
编 辑 部 (010)84250838
总 编 室 (010)64228516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64970501

Contents

湘西疑陵·目录

- 第一章 泰人金龙/1
- 第二章 酉水墓/14
- 第三章 屈肢葬/34
- 第四章 红白石道/57
- 第五章 打神金鞭/72
- 第六章 虚冢假穴/88
- 第七章 起死回生/104
- 第八章 无尽神道/127
- 第九章 散魂孔/149



第十章 双面尸/163

第十一章 六道轮回/182

第十二章 地府/203

第十三章 泰地黑僵/226

第十四章 九龙回头棺/246

第十五章 泰王金鼎/262

第十六章 死国群尸/277





第一章 秦人金龙

故友直言，救急于危难之时，又委以探查秦王巨冢重任，我不便推托，正巧回南京处理那起头疼的倒霉官司，就暗自将相关历史传说大致了解了一些：秦人先祖为东方鸟夷后代，相传祖至大业，乃帝女（颛顼之孙）吞燕卵所生，故秦人对鸟类的崇拜非比寻常。后大业之孙伯益，助大禹治水功劳显赫，受舜帝褒赞，赐姓“嬴”，“嬴”在甲骨文中与鸟形似，更加说明了鸟对秦人的影响之深。后秦人西没，又衍生出了天狼崇拜。其中狼头凤翅的飞龙图腾被奉为力量和长寿的象征，成为最早被记录的秦人图腾之一。

当时的我怎么也没想到，就是这样一则小小的传说会成为左右我们旅程的一个关键点。





故事的开头还得从我们离开抚仙湖到江城歇脚的那一夜开始说起。吊脚楼里的服务员小赵对我们几个印象深刻，二话没说硬给腾了一间空房出来供我们几人休息。我们在湖上困了多日，林芳带来的干粮又没有半点儿油水，几个大老爷儿们早就馋得两眼放光。我让小赵把店里的肉都摆上来，才一眨眼的工夫就被横扫一空。胖子吃完之后直喊不够劲儿，又跑到厨房去顺了一大盘风干肉出来。小赵的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，忙问我们这是打哪儿来，怎么饿成这副鬼样子。

我急着跟胖子抢肉吃，挥起筷子说：“这事说来话长，你不知道也无所谓。林大夫还在吗？阿铁叔他们回来了没？”

“林大夫是个大忙人，早就走了。”他给我们泡了一壶茶，坐在一边道，“阿铁叔的队伍三天前刚从这里开过去，听说有大买卖要去北方。怎么，胡老板也有货要走？”

我先前一直为阿铁叔他们担心，现下知道他们已经重整旗鼓，也就放心了，又随便胡侃了一些近日来的见闻，就将他打发了出去。

胖子抹了一把嘴上的油，拍拍肚子说：“哎呀妈呀，还是俗话说得好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掰开手指头算算，该有一个星期没沾着荤腥了，可把我给想死了。”

王大少在一旁跟筷子较劲，夹了半天连根肉丝都没夹上来。四眼不冷不热地轻笑了一声，惹得王大少差点儿摔盘子砸人。我急忙上去为他圆场，故意将话题扯开说：“既然大家都吃饱喝足有了力气，那是不是该聊一聊正题了。林芳，你说的那个海底项目到底靠不靠谱？可别又是帝国主义的糖衣炮弹。”

林芳并没有正面回答我的提问，她转脸对 Shirley 杨笑道：“这个老胡，除了你谁的账都不买，还是你来说吧。”



Shirley 杨咳嗽了一下，然后对我说：“你还记不记得在唐人街开告别会的时候，有一个美军上校来找过薛二爷，那位就是林芳的顶头上司史密斯先生，这次的项目由他发起，林芳向他推荐了你我去捉刀。”

不等她解释完，王清正就凑上来抢着说：“这项目我家老头子盯了很久，要不是半路上出了问题，说什么都轮不到你们插手。丑话说在前头，本少爷已经做好了打持久仗的准备，你们可别拖我后腿。”

我说：“当初我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了，对这件事一点儿兴趣都没有。你这样死缠烂打，对大家都没有好处。”

“事出突然，从我们目前掌握的出土文物来看，海底的那个只是衣冠冢，正主根本不在里头，好在墓室里头留有线索。我找各位来就是为了继续跟进这个项目。”

我惊奇道：“在湖上的时候，不是说要去支援劳什子海底计划吗？怎么又变卦了？”

林芳摇头道：“事出突然，我当时解释不清。”说着她从包里翻出一沓用牛皮纸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文件丢到我面前，“该看的不该看的都在这里头，胡老板你是聪明人，有些话我就不多说了，你一看就懂。”

被她这么一说，我心理压力颇大，先拿起牛皮袋，然后又丢了下去，我苦着脸问 Shirley 杨：“咱能不看吗？”

她无奈地耸了耸肩，胖子将我推开，一把扯开纸袋，骂骂咧咧道：“都什么时候了，跟个娘儿们似的，发家致富的道路就在眼前，你婆妈个屁啊！”

俗话说“开弓没有回头箭”，既然文件袋已经撕了，不看白不看，我随手抽了几张文件，发现都是拓文的复印件，想来里头有不少东西都是薛二爷那里弄出来的，看着像是楷书。我对这些学术性的东西并不在行，随便看了几眼就翻了过去。这时，一张泛黄的图纸吸引了我的目





光，我总觉得这东西在哪里见过。胖子凑过来，看了一眼说：“不就是一条土狗嘛，有什么稀奇的。”

林芳皱起眉头说：“怎么，你们也不认识这东西？”

我心说坏了，听这口气估计不是寻常玩意儿，刚才林芳口口声声说我们一看就明白，现在要是摇头否认，肯定会给人家瞧扁了。更何况 Shirley 杨还在边上看着呢，要是被她发现我业务水平不过关，那岂不是太掉价。我“呵呵”一笑，重新拿起那张图纸，左右摆弄了一下，又仔细看了看，随口说道：“这个，很明显不是一条普通的狗。大家看啊，它四肢上有云纹，整体结构简单有力，狗头上的雕琢朴实无华，隐约透露出王霸之气，一看就知道是不可多得的古物啊！不过光有草图，很难做更多的分析，就是不知道你们手里有没有实物。”

Shirley 杨似乎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犬纹，她指着尾巴部分说：“长度不对，一般古物上出现的动物纹都是有特定含义的，就像龙凤象征皇族，龟鹤象征长寿。犬纹的作用跟门神差不多，大多数时候它们被刻画得十分凶恶。但是这张图上的动物，身长若蛇，四爪呈腾飞之势，你们注意它的尾巴，几乎与身长相等，扭成一个‘S’形，这绝对不是普通的犬纹图……更像，更像是某种爬行动物。”

如果不是 Shirley 杨的观察细致入微，我还真没注意到这张图上的土狗有什么特别之处。此刻经她这么一提点，果然看出一些不同。“这个身形的确不对，除了头，没有一处像狗的。”我抬头问林芳，“图纸是你带来的，有什么说法？”

“你们听说过秦人金龙吗？”林芳用手比画了一下，“有巴掌这么大一块，背上刻的六字篆文。”

四眼疑惑道：“秦人怎么会把狗头安在龙身上？那不是对王室不敬吗？”



王大少立马接话：“一看你就没读过什么书。谁生来就是当皇帝的？秦人的祖先在商朝时期不过是一群驻守西戎的莽夫，后来周武灭商，又顺带将东夷的嬴姓部族赶到西部。秦人东西两部合为一体，在政治文化上也产生了第一次东西大融合，狼头龙就是西迁之后吸收天狼崇拜的产物。所以，早期的秦龙均为狼头，说白了，就是狗头。”

“行啊你小子，几天没见，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。”胖子竖起大拇指夸了他一句。四眼不屑道：“就他那点儿斤两能说这么溜？肯定是从王老头那儿套来的学问。”

林芳笑道：“大律师好眼光，我们当初刚拿到东西也不明白其中的深浅，后来托王家老爷子的福才查出一些关于金龙的线索。刚才王大少说得跟他家老爷子如出一辙，半个字都没漏。”

“姓林的，你到底站在哪边，天天拆我的台。”王大少将木桌一拍，爬起身来，“少爷我大老远跑过来是为了办正事。你们要是没兴趣，大可以退出，我们王家不缺这个人手。”

王清正那点儿资产阶级的小情小调我们都已经习惯，大伙都懒得跟他计较。不想林芳却忽然正色道：“一行有一行的规矩，头是我们牵的，人自然也是我们请。我当初是看在王老先生的面子上才答应让你入伙。王大少要是有意愿，大可以现在就回国去。当然，你如果肯留下，我自然是十二分的欢迎。只是请你记住一点，这个队伍我说了算。”

我一听这话说得如此重，分明就是杀鸡儆猴唱给我们几个听的，就瞥了胖子一眼想看看他的反应，不料这个大叛徒居然对林芳的反动言论带头鼓掌，声称坚决拥护林委员长的决策。

我说：“胖子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，我也就混了个司令，她怎么一上来就变成委员长了？”





胖子忙给我打手势，希望我在关键时刻挺住，让他在林芳面前树立一个光辉的男子汉形象。我一看二师弟又被这女妖精迷惑了，心里颇为担忧，可转念一想，王凯旋同志跟着我南征北战这么多年，能让他上心的姑娘还真没见过几个，都说儿大不由娘，既然他有这个意思，我也不好多说什么。退一万步来说，毕竟人家姑娘的确在鬼门关前拉了咱们一把，现在拆人家的台实在不合适，索性顺着刚才的口气问她：“这尊小金龙跟我们此行的目的有何关系？”

林芳深吸了一口气，为我们做起了详细解释：“事情的起因很简单，我们有一处海上油田，是跟日本人合作开发的。但是，随着项目的展开，各种意外层出不穷。我军派遣专家带着大量先进的设备前往日本调查，取得了一个非常惊人的研究成果，他们发现在那座海井的正下方葬有一座占地面积极大的海底墓。我们没有向有关部门报告此事，自行对海底墓进行了挖掘和研究。后来，陆续有不少古文物出土，图上的金龙就是出土文物之一，换句话说，那是一座距今两千多年的秦墓，甚至有可能再往前推上几百年。”

“你的话我有些不明白，听你的意思，我们老祖宗的墓无缘无故地跑上小鬼子的地头上去了？”

“如果你非要这么理解，我也没有意见。老胡你摸着良心说，这么古怪的事，你一点儿都不动心吗？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整个秦朝的历史，在那么短的时间内，有能力在万里之外的海底修建出如此雄伟建筑的人，他会是谁？”

我的心咯噔一下，她的暗示实在太明显了，叫人根本无法往其他地方想。我试着反驳她：“骊山墓的存在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了，兵马俑你们老美也没少拍。仅凭一座小金龙就想颠覆中国考古史，是不是不太科学？”



“这种事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，老实说，本来这件事跟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。坏就坏在，东西是在日本人的地盘上被发现的，这其中的利害，你应该明白。”

我不屑道：“说了半天，还不是因为你们喜欢狗拿耗子多管闲事。这事我可不管，你们爱跟谁斗跟谁斗，少把我牵扯进去。”

林芳摇头道：“事情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简单。如果真是单纯的国际矛盾，我何必多跑这一趟。我之前也说过，这是一个机密项目，海井作业区内的消息对外是绝对封锁的。但是就在秦人金龙出土的当天下午，当地有关的海事部门就找上门来，要求项目对接。你可以想象我们当时有多么震惊，这种情报上的漏洞太可怕了，我接到报告之后立刻对作业区进行了肃查，可惜到现在还是一无所获。我们不知道情报是如何泄露出去的，这太可怕了，简直是个噩梦。”

她说到此处哽咽了一下，Shirley 杨给她倒了一杯水，然后接着解释说：“目前海底墓的挖掘工作已经进入尾声，从美军掌握的资料来看，那只是一座衣冠冢，墓主人的真身尚在中国境内。林芳策划这次项目的后续行动只是想引蛇出洞，将走漏消息的内鬼找出来绳之以法。情急之下一时找不到合适的队伍来配合她完成此次行动，所以只好来求我们帮忙。”

在座众人的神色各不相同，看来心中都有了自己的主意。胖子我是知道，他可不管什么美帝日寇龙虎相争，只要有墓他就敢上。小王八千里迢迢跟着林芳来中国，肯定一早就打定了注意，要把这次行动跟到底，更何况他身后还有一个王浦元在支招，恐怕目的并不单纯。而 Shirley 杨为了救我，早已经上了林芳的贼船。她这个人的脾气我最了解，答应别人的事，说什么都不会反悔。四眼从刚才就没吭声，一直在看牛皮袋里的材料，看来也对此事极感兴趣。现在我一个人的意见已经不能左右大家，说不



去那是自己哄自己玩。可这次的情况不同以往，林芳设局，无非是想将泄露情报的人引出来，我们这支队伍说白了就是人家的饵。这种敌在暗、我在明的处境实在太危险了，稍有不慎就可能丢了性命。

我想了一会儿，决定还是先打好预防针，我抬头问林芳：“如果我应了这件事，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？”

林芳似乎没想到我这么快就会松口，忙放下手中的茶杯说：“事情其实很简单。我们的海底勘察已经接近尾声，大量的研究报告显示秦王死后并未安葬在骊山的地宫中，即使曾经入墓也是很短的一段时间，后又因为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发生了迁移。具体的书面报告这些文件里都有，你们有兴趣可以重点阅读。虽然只是推测，但其中的考古价值，不用我说大家都明白。我们此行的目的，就是去寻找文物中记载的第二种可能性，一座未知的始皇陵。”她见我不说话，又急忙补充说活动经费绝对充裕，她已经安排了一支考察团，可以用学术交流的名义进入中国，到时候我们在湘西边境会合，混在她的考察团里头，神不知鬼不觉，保管安全可靠。除此之外，她还放言说要准备一个十人步兵小队归我指挥。我一听有正规军，脑袋顿时大了一圈，忙劝阻说我们去发丘掘墓，不是带兵打仗，到了地底下人再多也无济于事。不过林芳似乎已经习惯了军事作业，对我们作坊式的摸金方式完全不能理解。我与 Shirley 杨好说歹说，总算打消了她的人海计划。

事已至此，我想退出已经晚了，只好与林芳约法三章：第一，我们只负责寻墓和挖墓，抓间谍的事由他们美国人自己去解决；其次，出土文物一律归我们，美国人不得擅自倒卖；最重要的一点，不管能不能找到秦王墓，佣金一分钱都不能少。我本来以为定下如此苛刻的条件，起码能叫美国人堵上半天，没想到林芳二话不说，极其爽快地答应了



来。胖子偷偷问我会不会有猫儿腻，我说：“咱们可能小看了美国人民的思想觉悟，林芳这丫头为了抓敌特已经完全把自己豁出去了，你把握这次机会好好表现一下，说不定连终身大事都顺带解决了。” Shirley 杨骂我老没正经，再三威胁说林芳是她的好姐妹，这事要是办砸了跟我没完。

四眼默默地在一旁翻资料，他看了一会儿开口道：“这次行动，掌柜的还是不去为好。”他声音不大，但是所有人顿时都安静了下来。他指着一张被标满箭头的地图说：“掌柜的，你自己看，我们要去的地方在湘西酉水，离江城有十万八千里。你身上还背着官司，这样贸然行动，恐怕还没出云南的地界就得出事。”

胖子“哎呀”了一声，拍腿说：“糟糕，怎么把这茬儿给忘了。林委员长你有所不知，竹竿子那小子给老胡下了套，他现在已经叫国家给惦记上了。江城地处山区，通信不发达，躲它一时半会儿问题不大，可真要是走出去，但凡在公共场所露个脸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我想了想，发现问题的确很严重，要是处理不当，很可能给自己给大家带来无止境的麻烦。”

林芳对之前在南京发生的事情还不了解，Shirley 杨有一茬没一茬地将全部经过讲给她听。她听完长叹了一口气，不无讽刺道：“你们这伙人果真没有一盏省油的灯。”

胖子立刻为自己辩白：“一切都是老胡的错，我可什么都没做，我是大大的良民。”

“这有什么麻烦的，只要不被抓住，他们也拿你没办法。”王大少信誓旦旦地说，“我在大陆有一些朋友，专做这类业务。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请他们帮忙安排一条线路找人把你带出去。”

Shirley 杨厉声反对：“不行！这么做太过冒险，万一被查出来，罪加一等。咱们还是想点儿别的办法，看看能不能先把事情解决了再走。”





四眼说：“我原先是计划着等回去之后再给掌柜的翻案，现在风头应该是过去了，剩下的就是定下心来收集证据，处理各方关系。说起来简单，实际操作却十分琐碎，要在短时间内解决几乎是不可能的，Shirley 杨的想法在司法程序上行不通。”

王清正承诺只要我点头，他现在就去安排，最多三天时间就能将我安全地送到酉水。Shirley 杨还是不同意，她对林芳说：“咱们的行动能不能换个方式，由我来带队，而老胡在外围充当我们的参谋，避免直接参与。”

林芳果断地摇头说：“Shirley 杨，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。先不提挖掘工作有多么烦琐，光是定位地宫这件事，少了他我们简直寸步难行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件事你我说的都不算，最后要怎么做，全看他自己的选择。”

我说：“老子招谁惹谁了，怎么一眨眼又把烫手山芋丢到我这儿来了。”

Shirley 杨顿时满脸不悦地扭头看着我，搞得所有人都一脸看好戏的样子。我只好安慰她说：“我绝对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，但是美帝人民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面临着巨大的情报危机。作为优越的社会主义国家，我们有义务对他们伸出援助之手。”

Shirley 杨嗔怪地说我老没正经，我说：“这话你一个晚上已经念叨两遍了，咱们能换个话题吗？”结果当然是被她狠狠地推了一把，差点儿闪了老腰。

我们几个人好说歹说总算把 Shirley 杨的思想工作给做通了。不过她坚持要求与我同行，理由是我最近表现欠佳，总是闹一些幺蛾子，所以这一趟她要代表“党国”做好监督工作，寸步不离地跟着我。

我知道对她来说这已经是最大的让步，于是便不再申辩。经过一整夜的筹划和准备，我们六个人制定了三条截然不同的行军路线。四眼从正常渠道回南京，着手开始准备为我翻案；胖子跟在林芳的考察团后边，以



外籍专家的身份进入湘西；剩下的三人则由王清正安排路线，秘密潜入目的地与大家会合。

将行程安排完毕之后，我们各自回到房间去休息。Shirley 杨单独将我约到了吊脚楼下，说是重要的事情要私下谈。我不敢怠慢，屁颠儿屁颠儿地跟着她到了河边。到了地方，她也不说话，找了一处近水的岩石兀自坐了下来。我走到她边上，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总觉得气氛诡异到了极点。

“老胡，这里的水真凉。”

我听她说话，这才注意到不知何时 Shirley 杨已经脱下了鞋袜，正在那儿可劲儿地踩水玩儿。我赶紧跑过去阻止她：“参谋长，大冬天的你快别折腾我了，我做错什么了，你说，你一说我立马改。”

Shirley 杨呵呵一笑，拍拍边上的大石头说：“过来坐。”那块石头正立在浅滩上，下边都是水，我只好脱下鞋袜爬了上去。我的腿比她长了许多，坐下之后河水一直淹到小腿肚上。

Shirley 杨问我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，我说此时此刻只有一个想法：河水真不是一般的凉。

她沉默了很久，久得我都开始害怕了。半晌，她忽然回过头来对我说：“这趟走完，跟我回美国。我小时候住的地方，也有这么一条河，想带你去看看。”

我忙说：“没问题，待到敌特归案时，双双携手把家还。”她大笑了一声，拎起鞋子跳下浅滩说：“回去吧。明天还要赶路。”

我一下傻眼了，不是说有重要的事要私谈吗？怎么才说了两句就跑了。回房间之后，我点了一支烟，胖子很鸡贼地凑过来问情况，我说：“我也不太清楚，估摸着 Shirley 杨是想家了，等湘西的事办妥了，得陪她回去一趟。”





胖子瞪大了眼睛，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：“就这样？你们俩在外头磨叽了大半宿，就没谈点儿别的什么？”

我正色道：“都是革命儿女，苏修美帝的威胁尚未彻底瓦解，有什么好谈的。”胖子“喊”了一声不再搭理我，我躺在床上左思右想着 Shirley 杨刚才说的话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

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，准备带 Shirley 杨去尝尝有名的江城小吃再上路，一出房门就跟人撞了个正着。定眼一看是胖子，他气喘吁吁地看着我，手里还抱着一袋冒着热气的早点。我说：“王凯旋同志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与日俱增，一大早就给群众送早饭。”

“别扯了，”胖子抹了一把汗，“林芳不见了，客栈上下我翻了个遍，连个屁都没留下。”

我心里顿时打起了鼓，不知道那小娘儿们又在唱哪一出。叫醒其他人一问，居然连小王八都不见了。Shirley 杨知道此事之后也很奇怪，我们找来店里的伙计询问，都说昨天闭店之后就没见过她。小赵在镇上打听了一圈回来之后说：“林小姐是昨天后半夜走的，雇了一艘货船。码头上好些人都看见他们了。”

“有没有说去什么地方？”

“听说走水路去昆明，其他的就不清楚了。都说她走得很急，价钱涨了三倍，眼都不眨。”

我们几个人面面相觑，原先制订的计划因为林芳的忽然消失不得不半途而废。胖子断言一切都是小王八搞的鬼。秦四眼倒是好脾气，他耸肩道：“走了也好，省得我们麻烦。掌柜的自己已经满身官司，我看那个什么酉水墓还是不管为妙。”

胖子想了想，点头说：“那也成，不过眼下咱们没了去处，下一步怎

